



风雅元宵节

□ 王婉若

元宵节,又称上元节、小正月、元夕或灯节,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。元宵佳节,烟花燃放,花灯缤纷。品尝香糯的元宵、赏灯、猜谜、闹社火,人们尽情挥洒欢乐,庆祝这一重要的传统节日。古往今来,不但有大量脍炙人口的元宵诗词传世,而且也流传着许多与元宵有关的风雅故事。

张灯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之一,不少元宵节的故事跟灯有关。风雅的古人们特别喜欢在灯笼下挂对联,真可谓在元宵佳节,没有灯联,便不得风雅。北宋,贾似道镇守淮阴时,有一年元宵节张灯,门客中有人摘抄唐代诗句作为门灯联: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扬州十里小红楼。”据说,此联为我国最早的灯联。此后,人们争相效仿,在大门或显眼的柱子挂挂灯联、门灯联,为元宵佳节增添了节日情趣,也为赏灯的人们增加了欣赏内容。

元宵节因月圆、灯明,时值开春、人尽团圆而寓

意美好、圆满、兴盛、浪漫。当年,南陈被隋朝之师吞灭时,乐昌公主与驸马徐德言各执一半打破的铜镜,作为今后相见的信物,并约定在元宵节卖镜于市,以探对方消息。不久,隋文帝将乐昌公主赏赐给战功卓著的杨素,太尉十分宠爱乐昌,为其专门修建了府第。翌年元宵节,徐德言竟在街市上看到一老翁叫卖半面铜镜,但贵得离谱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!徐德言便在铜镜上题诗:“镜与人俱去,镜归人不归。无复嫦娥影,空留明月辉。”杨素得知此事之后,深受感动,于是他成人之美,徐德言、乐昌夫妻二人终于得以团圆。这便是“破镜重圆”的典故,时至今日还广为流传。

元宵佳节,因灯联而成就佳偶,想来必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。相传,宋朝有个自恃才高的读书人,元宵节时,在彩灯上写了一句上联,高挂大门之外,以求下联。联云:“水仙子持碧玉箫,风前吹出声声

慢。”此联用了三个词牌名,又是拟人化的手法,赋予了具体形象和动作。三年过去,却无人能对出下联,他未免有些沾沾自喜,愈加睥睨一切。直至三年后的一个元宵节,一个姑娘经过门前,偶然抬头看到灯联,不假思索,写出一联贴于彩灯右边。读书人观之大惊,只见姑娘对的是:“虞美人穿红绣鞋,月下引来步步娇。”读书人不得不放下架子,连忙向姑娘请教。姑娘一指脚下穿的红绣鞋,自我介绍道:“我就姓虞。”读书人一拍额头,真是妙句天成。从此,读书人再不敢骄狂,潜心苦读,还与姑娘结为秦晋之好。元宵节赏灯的时候,也是古代男女青年相亲相爱、私下约会的良机。虽然这个故事与私会无关,但也极尽浪漫。

明月皎皎千门秀,华灯盏盏万户春。又是一年元宵节,古人的这些风雅故事,既为元宵佳节增添了节日情趣,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迷人的元宵之夜。

立春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,一年四季从此开始了。每一个春天都意味着希望和新生,而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的《立春》同题诗词更是愉悦着我们的春天。

“东风吹散梅梢雪,一夜挽回天下春。”(宋代白玉蟾《立春》)春天来得何等急速!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便觉眼前生意满,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(宋代张栻《立春偶成》)诗人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春到人间的人间情景:我们仿佛看到立春时节,河堤有嫩如金色软如丝的柳条,泥土中蠢蠢欲动的小草正等待着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
“冰丝玉缕簇青红,已逗花梢一信风。梦到谢池新雪尽,暖烟含雨绿匆匆。”(宋代方岳《立春》)立春时,乍暖还寒,偶有春雪拂面而来,却已不觉寒意。

在自然界里,对春之“立”最为敏感的当属草木和鱼儿,它们称得上是春天的使者。“谁家二月煮新丝,一江黄柳应不识。明日倘或桃李晓,莫问老梅知不知。”(唐代刘长卿的《立春》)在这首诗中,我们从那河中的鲫鱼、岸边的柳枝和即将盛开的桃花身上,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。

从古籍里走出来的立春,伴随着节令习俗中的迎春旋律,诗意涓涓流淌:“击罢泥牛物候新,一鞭分与万家春。未萌草木先回润,久屈龙蛇渐觉伸。对景漫倾银瓮酒,看花遥想玉京人。东郊明日迎阳去,蹀躞骀蹄踏软尘。”(明代于谦《立春》)“停杯不饮待春来,和气先春动六街。生菜乍挑宜卷饼,罗幡旋剪称联钗。休论残腊千重恨,管入新年百事谐。从此对花并对景,尽拘风月入诗怀。”(宋代朱淑真《立春》)这首诗让我们看到立春之时,有“迎春”的习俗,人们忙着挑生菜、卷春饼,制作饰品(罗幡胜)的生活情景,人们真是“心同草木乐春天”啊。

立春“咬春”,吃春盘春饼,成了重要的事情。春盘,古俗,立春日取韭菜、春饼等置于盘中作为食品,寓迎新之意,称“春盘”。“春日春盘细生菜,忽忆两京梅发时。盘出高门行白玉,菜传纤手送青丝。巫峡寒江那对眼,杜陵远客不胜悲。此身未知归定处,呼儿觅纸一题诗。”(唐代杜甫《立春》)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春节的盛况,“盘出高门”“菜传纤手”,“咬春”的场景何其欢乐。可见当今“咬春”的习俗唐代就盛行了。

“巧胜金花真乐事,堆盘细菜亦宜人。自惭白发嘲吾老,不上灞门看打春。”(宋代晁冲之的《立春》)则描绘了立春时古人以韭菜、果品、饼饵等簇盘为食,或馈赠亲友的日常。诗中的“打春”,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打春牛”“鞭春牛”,起源较早,这种方式体现了人们对五谷丰登的美好期盼。因为,春牛在塑制时,往往要在肚子里塞上五谷,当牛被打烂时,五谷就流了出来。人们欢笑着抢土牛的土块带回家入牲圈,象征槽头兴旺;拾起谷粒放回自己的仓中,预示仓满粮足。

在这些诗词中,清晰可见古人立春习俗,无论是在制作饰品“迎春”上,还是饮食“咬春”上,以及民间组织的打春活动,都能在现代人的节庆习俗中窥见历史的脉络。

立春日,品鉴最美最怡人的《立春》诗词,惟愿在这开春之际,天下所有朋友皆能开启诗情画意的兔年。

诗意立春

□ 王玉美



闹元宵 顾正山摄

元宵节打开春的盛典

□ 魏益君

铿铿锵锵的锣鼓,热热闹闹的舞狮,色彩斑斓的焰火,五光十色的花灯,上演在正月早春的元宵佳节。这热情似火,带有温度的日子,温暖了多情的季节,打开了春天的生动。

一条又一条街道,一道又一道巷子,穿梭着元宵节踩高跷、闹花灯、耍龙舞狮划旱船的队列,人们用传统的民俗民俗,载歌载舞,迎接春的气息。

一锅汤圆,在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中沸腾着,飘溢着团圆的甜蜜与喜气,熏醉着忙忙碌碌的春天。一枚汤圆进口,一杯烧酒一抿,农家已然在合计春天的农事了。

美丽的焰火,开放在故乡的天空,激情四射的绚丽,点燃了新年放飞梦想与希望,照亮了春天大幕的开启。看,最后的一点冰凌,随着焰火的炸开消融,成一湾动人的春水。

元宵之夜,乡村的孩子撒了欢地热闹,打一盏花灯,提着春天奔跑,把寒假的内容,玩出今宵的情调。明日之后,他们将迎着春天的朝阳,走向读书的学堂。

农家用最虔诚的形式,点燃正月十五的每一盏灯捻。灯笼跳跃着,暖着料峭的春,映着农家的期望。新春风调雨顺的愿望,新年五谷丰登的期星,全部寄托给那枚小小的灯盏。

元宵节的红灯笼,在村头的柳树上释放着红色的光晕,照着静谧祥和的村庄,映着吉祥富庶的农家。红色的灯笼,也映红了每一株柳树的心事,惹得春情萌动,柳眼窥春,不久,便是鹅黄满枝,满树翠挂。

元宵节是一缕温煦的风,掀开了春天的帘栊,打开了春天的盛典,推出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天。醉人的花事,馥郁的泥土,忙碌的蜜蜂,呢喃的燕子,从此弥漫开来。

长寿花

□ 胥雅月

那年正月初六,我们邀请爱人的娘家人到我家吃春喜酒,岳母一见到阳台上开得红艳艳的长寿花,便问我,这叫什么花?从哪买来的?开得这么喜庆!当我告知这花的原委,岳母感叹,这花名真好!这花健康!这花红得喜庆!……过了正月,原本几支长寿花在春天的召唤下,蓬蓬勃勃繁衍起来,根生根,枝生枝,叶叠叶……那年夏天,岳母因肺结节住院手术,康复出院,原本不爱侍弄花草的岳母特意来了我家,让我剪一些长寿花枝给她回去养养,岳母向来崇尚“养蔬胜养花”,何时有个闲情雅致,我一边剪花一边问她,妈,只要你喜欢,我家阳台上的花任你选。岳母笑答我,这么多花,哪养得来?我只要长寿花就行了!

那年深秋,我跳槽到新单位,新环境、新人际、新压力一时让我少了闲情雅趣修剪花剪叶的时间,一心扑在新工作上,天天忙得像一只陀螺,阳台上的花草草草了了我的情感浇灌,渐渐失去了原有姿态,包括小杨赠送我的长寿花也销声匿迹了。相反,被岳母剪回去的几支长寿花,在她的精心照料下,浇水、剪枝、施肥、换花盆,竟然繁衍出了好

几盆,且盆盆长势喜人,茎茎饱满粗壮,叶叶青翠欲滴。曾是小学教师的岳母侍弄起长寿花来像对待她的学生一直孜孜不倦、任劳任怨,用她的话说,长寿花通人性,你的无微不至用心,花的疯长蓬勃就是回报。

除夕在岳母家吃完年夜饭,岳母从阳台上端来三盆花骨朵布满枝头的长寿花,一盆交到爱人大姐手中,一盆交到爱人,一盆交到早开红彤彤的满盆,喜气盈门,人人健康长寿……

我接过爱人手中那盆属于我家的长寿花,骨朵欲裂,艳红点点,叶叶如玉,青绿重叠,红绿相间,惊鸿一瞥;深情一嗅,淡淡清香,沁人心脾,如沐春风……

回家的路上,我告知爱人,岳母为何独爱养长寿花的秘密——岳母养长寿花是假,实则是通过自己对自己生命健康的体验来倾诉母爱,她养长寿花并非为自己,而是为子女及家人祈福健康长寿!

我道出秘密,爱人认同,在忽近忽远的鞭炮声中,我分明发现爱人的话语声变得哽咽起来……

爱是一枚棋子

□ 孙成栋

象棋的另一种玩法。

三十二只棋子,不在棋盘上驰骋,却在掌心、手指间流转。

新春,老屋。故土,鲜香。

一张小桌子,一段闲时光,两颗湿润心,无限安与泰。

我伫立一旁,看父母玩用象棋“捉墩”的游戏。思绪伴着二老的笑声,飞回遥远的往昔。

童年,尚不会下象棋时,我常与小伙伴们这样玩。

双方面对面坐下。然后像打麻将一样,将各自的十六只棋子两个为一墩,以一字长蛇阵齐齐码于面前。

具体玩法不复杂,说穿了就是比大小。每一回合,由双方在“互盲”的情况下同时出牌,按照“帅(将)士(仕)相(象)车马炮兵(卒)”的大小次序,大吃小、红吃黑,最终以十六只棋子全部输完的一方为负。

尽管比起棋盘上的搏杀,这种玩法简单多了,却也饱含智慧,需要认真思考、精心运筹、反复揣摩、果敢出击,有时还需动用“心理战术”。最关键的是,这种玩法同样能给双方带来浓浓的乐趣、久久的回味。

后来,学会了在棋盘上下棋,这个玩法就退出了我生活的舞台,迄今已有四十余个春秋。

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,一直未学会在棋盘上下棋。但有小学文化的她,认得出全部三十二个棋子。

会下棋的父亲,就陪母亲玩“捉墩”的游戏。其实这样的时刻并不多。上有老,下有

小,一家子生的生计需要操持,柴米油盐、稻麦黍菽、衣食住行的担子压着每一个日子,磕磕绊绊、吵吵闹闹也是免不了的。一地鸡毛之间,哪有闲时闲心闲情玩游戏。

好在父母有足够的韧性,仿佛西乡的两棵芭蕉草,火烧、锹铲、风摧、霜侵、羊啃、虫噬、脚踩……种种折磨之后,依然青绿不辍。偶尔在劳作之后的片刻闲眠,抑或庄稼丰收之时,心情特别舒畅之日,玩上几把“捉墩”游戏。尤其是春节之际,走亲访友之余,两人闲着无事,便会拿出象棋,玩上个小半晌,倒也自得其乐。

五十年的光阴,似在弹指一挥间。不知不觉中,这样的“捉墩”游戏已陪伴了父母一辈子。耄耋之年的他们,依然乐此不疲。相较于过去的忙碌碌碌,如今的闲空充裕如五月的雨水,二老玩游戏的频率也高了许多,甚至成了每天的“固定节目”。有时我暗想,天天玩会不会发腻?可两人总是一副乐淘淘的样子,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
这些年,我们兄妹几人都在外奔忙。二老很是体谅我们,一次次叮咛不必回去得太勤,当以事业为重。事实上,由于新闻工作的特殊性,长年累月步履匆匆的我,缺席了很多应该待在父母身边的时刻。由此,我对象棋、对“捉墩”游戏,可以说是带了一份感激的。朝朝暮暮,寒来暑往,是那三十二个棋子,陪伴二老度过无数寂寞时光。

前年初夏时节,母亲生了一场重病,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好些日子。待病情稍稍稳定后,父亲叮嘱我把家里的象棋带来。于是,在母亲烦躁或苦闷时,父亲就将病床上的折叠式小桌子支起来,与母亲玩上一会儿“捉墩”。两人相对无言,唯有棋子落桌的轻响,在散发着淡淡消毒水气味的房间里回荡。

在尘世喧嚣中,这轻响何其微弱,可它对于我们,又是如此重要:于父亲,那是一种生命的呼唤;于母亲,那是一种精神的慰藉;于我,那是世上最悦耳的天籁,只要它尚在,我就知道,母亲并未真正倒下。

病痛如虎,唯爱胜之。在与病魔搏斗的最艰难的日子里,母亲能从死亡线上幸运逃生,谁能说不是一种爱的力量在支撑呢?而这里面,谁又能说没有“捉墩”的功劳?

新春的暖阳下,父母玩兴甚浓,已有数个回合,依旧不分胜负。两双饱经生活磨砺的手,像极了一幅特写的油画:枯槁的手背,仿佛百年老树的树皮。皴裂的手掌,如同大旱之年的河底。而无处不在的老茧,更是又厚又硬……一只只小小的木制的棋子,原先做工有些粗糙,但在手掌与指头几十年的摩挲下,已格外光滑润滑,甚至起了琥珀色的包浆,仿佛天然带着温度。

乍暖还寒的风中,两头白发如衰草般轻曳,阳光从每一根发丝里穿过,看上去半透明半混浊,留下一丝丝朦胧的细影。额头、眼角乃至整个脸上,往日如沟如壑的皱纹,此刻在早春的喜悦中舒展开来,如野菊绽放,映亮每一枚棋子。

战局胶着,数起数落。棋子不断在父母之间来回,一方的墩子增加了,另一方的墩子就减少,如此一次次拉锯。但他们共同的墩子始终没变,三十二只棋子一只没少,齐齐整整、厚厚实实地排列着,宛若一座蜿蜒而壮美的长城。粗看,似乎是随意堆砌而成,细观,每一块砖头、每一条合缝都是那么精致。

而掌心相握的、指间缠绕的,那份暖,那缕温存,始终未曾曾在风雨中流散……

